

香港文字故事系列(下)

從通街墨寶探尋香江商業書法興衰

手寫招牌凝聚二道氣

香港特色文字在消逝：有霓虹燈招牌的逐漸清拆，有手寫小巴水牌變成電腦字體，有手雕麻將再無傳承即將落幕……當然，回到最根本，便是屬於香港的書法，分屬不同風格的各個大家，行文落筆透出一口口氣韻。時無重至，華不再陽，電腦的廣泛應用使眾多書法家不再將手寫招牌作為職業，商業書法便也逐漸消失。而文字是歷史的載體，書法是精神的體現，如何珍藏，又如何重建，值得一番探討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

●上環有記合臘味家的水磨石招牌及廣告字為1930年代書法家區建公的作品。

資料圖片



●保良局是目前香港少有保留手寫文字招牌的場所。



▲黃宣游鑽研上世紀書法家的墨跡，致力保育港味文字。



◀此碑以金箔字雕刻出中英文對照的保良局由來。

為了解港味文字的興起、繁盛與沒落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聯絡到《香江墨跡》一書的作者黃宣游，他同時創建了「墨跡」研究計劃，研究及保育香港的書法及應用文字。採訪當日，黃宣游與記者相約在保良局，據他介紹，這地方名家墨跡多，亦有許多可以代表舊日香港特色的文字，值得一去。

電腦字體對書法衝擊很大

身處華洋雜處的香港，文化本就是豐富且多姿多彩的，而香港文字的歷史，也伴隨著整個城市的生命力而起伏。黃宣游說：「手寫且人手雕琢的字體，是有『氣』在當中的。從前的生意人，一定會去找人來寫招牌，因為人是生的，而電腦、機械是死的，這對於生意人來說是一種風水。」他談道，這些由書法家所書寫的招牌，凝聚着三種不同的「氣」，包括書法家的「氣」，招牌師傅製作的「氣」以及商家本身的「氣」，這樣的氣缺一不可，也是當時華人經商的基石。

在文字商業化、應用化的背後，有着一連串的歷史緣由，「從前的認知是惟有讀書高，而商人是最低的，因此除了藥局、學校等地方，很少能看到名書法家去幫商人提筆寫字，但到了清末的時候，開始淡化了這樣的階級觀念。」

當然，也因為資本越來越重要，尤其是在通商的地方，商業書法也開始越來越繁榮。」黃宣游介紹道，「所有的文化都是當時人的觀念、想法的體現，而商業和藝術在那個時期，是互相支撐的。」

來到近現代，電腦的出現對書法衝擊很大，無論中西都有很多書法家就此退下火線，不再將手寫招牌作為職業。不過，也因為電腦的出現，有人將不同的書法風格傳承，作為字體使用。黃宣游解釋道：「書法文字在商業上的應用慢慢消失集中在三個原因：第一，電腦化。很多人做事都是捨難取易，當中小企業興起的時候，膠片招牌也開始興起，成本低，效率高；第二，則是商業社會的轉變，地產慢慢主導了整個社會的經濟，同時當傳統行業的第二、第三代慢慢變為專業人士，就很難守業；第三，人的價值觀，當我們對於華夏的傳統美學不重視，不認識，就會逐漸摒棄這樣的傳統觀念。」

研上世紀書法家翰墨痕跡

在過去，雖然讀書人很少，識字率也不高，但商家用書法家的墨寶作為招牌，這些書法便可以從一種私密的、高級的藝術變成公共藝術，讓市民都能夠耳濡目染。但是如今，由於從事人手寫字的大師越來越少，雕刻師傅也幾乎遍尋不着，這樣的應用物品便收費高昂，無法成為通用物品。



◀此碑中有不少目前已不再使用的造字方法。

2020年末，黃宣游開始收集香港上世紀二十至八十年代應用書法家的作品，特別是四位代表性書法家區建公、謝熙、卓少衡和黎一鳴，並研究其書法藝術與商業結合的特色、文化與發展。「書法的傳承之少，變相讓一些派別漸漸失傳。2020年開始，『墨跡』研究計劃就在不同的文獻中找到當初的教學理念和方式，嘗試重現。同時，我們需要和時間競賽，因為從前寫書法的人已經慢慢離開，我們希望用一種中立的態度去進行保留和研究。」他說。

難度大嗎？很大。由於香港商業社會的屬性，資本化發展較早，人們對書法的認識與熱情漸漸磨滅，而現時除了少量醫院、學校仍保留書法字體的牌匾、雕刻的墨寶，惟有保良局仍有大量的墨跡留存供人欣賞，這也是黃宣游提議到訪保良局的原因。「凡存在過的必定留下痕跡。」黃宣游很肯定地說道，「藝術家過身之後留下的東西是一個中立的存在，但對於研究者來說是一種承先啟後的意義。墨跡研究計劃無心插柳，保留了中間80多年的歷史，我們目前再去繼續發展，對於當代的書法來說也是很有幫助的。」

文字啟發藝術創作 吸引現代人興趣



●陳潛人以黃大仙祠為創作出發點，創造出糅合宗教意味的字型與意義的全新文字。



●「贈字無限鏡房」中的內容誠摯正向，幽默貼地。

「書法之所以是法，是要合乎法道的，例如倉頡造字，每個字都有自己的意思，筆順也要正確，我不反對將字圖像化，但那就是美術字或者平面設計。」黃宣游認為，以不同的藝術形式展現中國文字，對於推廣或保留漢字的意義是有積極幫助的，但對於書法的保留及發展則未必是正面的影響。「這些創作起碼能夠讓現代人產生興趣，但是不能稱之為書法，否則就是誤人子弟。」黃宣游說。

「創作的媒介是沒有任何限制的，如果我們只談紙本的話，紙本的成本會越來越高，越來越昂貴，沒落的速度也會越來越快。」黃宣游認為，不同的藝術形式使用漢字作為靈感，這對於漢字的流傳和推廣來說是非常好的，而對於文字來說，不拘泥於原有的表現方式，也是一種讓人產生興趣的方式。

象形文字傢具重現製造業之蓬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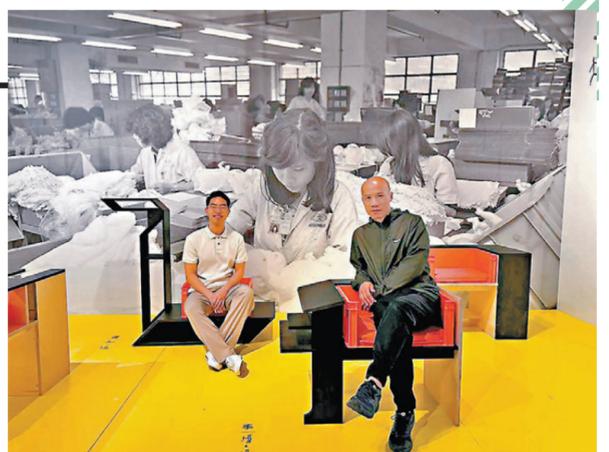
上世紀六十年至八十年代香港輕工業發展蓬勃，新蒲崗曾是香港昔日的輕工業重地。隨着「香港製造」產業漸漸式微，作為本地輕工業中流砥柱的勞動力——勞動階層也鮮被提起。香港工業設計師李志榮夥拍年輕設計師李鴻健，對新蒲崗作出細微觀察，從當區的人文及工業活動，創作出屬於新蒲崗的象形文字；同時以立體符號的形式，致敬新蒲崗昔日製造業。他們以傢具作為載體，讓漢字變成一種立體的「視覺表達」——以「生」產、努「力」、「手」作仔及「上」（運輸）四字創作的傢具，一起集體回憶「打工仔」不屈不撓的拚搏精神，以及「香港製造」登上世界榜首的輝煌歲月。「我們最初就在摸索什麼樣的字眼會與新蒲崗的產業有關係，最後選擇這幾個字因為都是與生產本身有密切的關係。」李志榮說。

設計師李鴻健說：「當中產生的困難在於怎麼將字、新蒲崗與藝術品之間產生聯結，三件事本身的關係不近，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如何結合。」一開始他們想過很多方案，比如傢具本身是組合式的，但最後認為直接的呈現是最好的表達。「我們以往都有將不同的概念加入到傢具裏，但這次是非常貼切地將文字融合進去，需要比較大的想像力。」

黃大仙「文字空間」傳遞祝願

黃大仙乃香港本土信仰價值的孕育地之一，而信仰精神正是組成社區日常的重要元素之一。北魏真書體創作者兼字體設計師陳潛人，以黃大仙祠為創作出發點，以傳統道教神秘「諱字」的造字學為基礎，運用設計手法拆解、重組

和再生成全新版本後，夥拍本地玩具設計單位 Lececece-Toy，創作出糅合「光、道、心」三個字的字型與意義的全新立體文字玩具雕塑，表達人類對於自然界的期許，也延伸着人們的心靈追求。



●李志榮(右)夥拍李鴻健設計象形文字傢具。

土瓜灣街坊贈字匯成「無限鏡房」

充滿舊香港情懷的土瓜灣是切切實實的民生社區，不少同鄉會、武館、醫館、跌打館早年落戶此地，與區內勞動階層建立了深厚的關係，舖內「骨科聖手」「仁心仁術」等鏡牌反映鄰里和睦、饋贈文化等土瓜灣特色。對於從前的鏡牌文化，有土瓜灣的舊街坊說道：「以前的年代是沒辦法上網參考評論的，所以除了口耳相傳之外，這些鏡牌無形中也為這些師傅增加了口碑，是一件非常溫暖的事。」而年紀稍輕的市民，對於這種情懷也會產生好感：「會給人一種這間舖很老字號，很有經驗的感覺。」

手繪字藝術家Katol Lo深入土瓜灣以街頭寫字的工作坊形式，駐紮土瓜灣多間地舖小店，包括來泰巷、麻雀客棧、生昌焗豆，收集街坊對地區小店的日常連結，親邀他們寫下對店舖的祝福與感謝，並以街坊所寫的文字作為基礎，取舊日土瓜灣跌打館與醫館「鏡牌」為靈感，以其美學觸覺創作新世代的文字牌匾，於「贈字無限鏡房」內呈現，折射出街坊與店舖的深厚感情與聯繫。

傳統題字注重文筆和格式，街坊們絞盡腦汁，迸發各種不同新舊風格的字句，內容誠摯正向，幽默貼地，包括「燒賣是福」「心意永存」「香茜聖手」等。Katol Lo秉承贈字文化精神，細聽店主的故事後，創作一組別具玩味風格的藝術鏡牌，贈送土瓜灣小店、單位，寄望這種土生土長的社群精神，心意永傳。